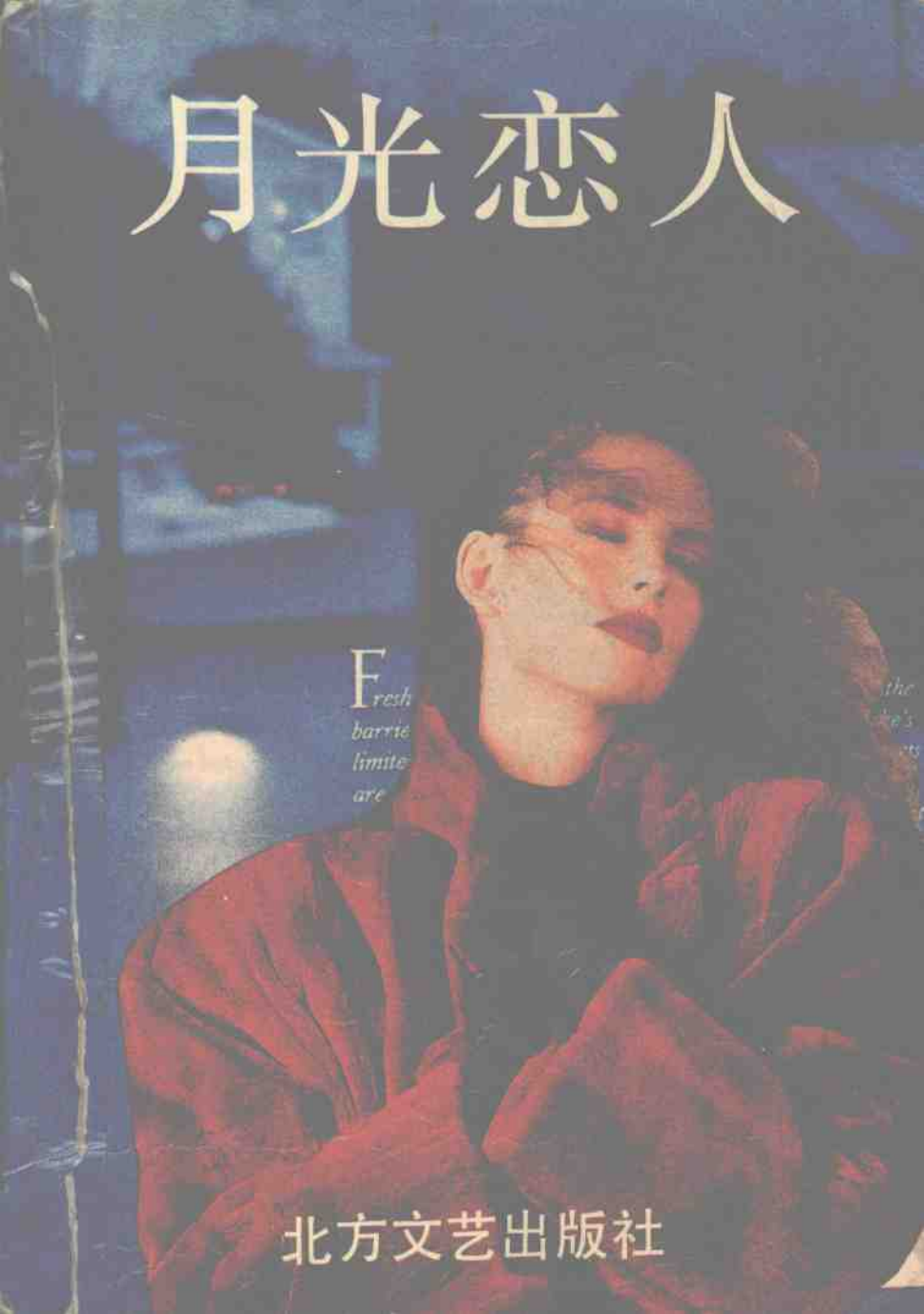


月光恋人

A woman with her eyes closed, wearing a red, textured robe, is the central figure. She is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frame.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blue-toned night scene of a city, with a bright, out-of-focus light source (possibly a moon or a distant light) visible on the left. The overall mood is romantic and serene.

Fresh
barrie
limite
are

北方文艺出版社

月光恋人

辛坚 辛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哈尔滨

目 录

情债	1
月光恋人	347
樱桃时节	420
灵肉大搏杀	441
东方佛朗哥	494

情 债

辛 石

第 一 章

一

他有一管竹箫。

那箫看上去至少也有百八十年了，本来凸起的节儿已磨得光光的，连系穗坠儿的两个椭圆形的孔儿都被丝线磨出了两道小沟豁儿。据说，这是他爷爷的爷爷的心爱之物，一直珍藏在祖宗牌儿后面。自从去年兴破四旧，历年来逢年过节都毕恭毕敬地冲着列祖列宗的牌位三拜九叩的子孙们都害怕大祸临头，纷纷撤下被烟熏火燎得几乎辨不清模样的牌位，嘴里一边叨咕着这事儿实在出自无奈，是大势所趋，祖宗们千万莫怪罪的话，一边儿蔫巴悄地把牌位儿塞进灶坑里。林家也不例外，都这样，林长平得了这管竹箫。

林长平念书正念在兴头上，再熬上两年，怎么也能跨进大学的门坎儿，没曾想，竟闹起了文化大革命，老师们挨批斗，学生们大串联，好端端的一所学校闹得乱七八糟，还说运动开展得不彻底，比外面保守得多。林长平不愿意在学校里混日子，索性呆在家里，闲暇无事，便和这管竹箫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来，在学校里林长平是个极为活跃的人物，哪一次大大小小的文艺演出都没落下过他，还真有的同学劝他报考音乐学院呢，要不然岂不可惜了他的音乐天赋！林长平自然是一笑了之，从未认真对待过。不过，自从回到家里来，他却真就迷恋上了音乐，不，确切地说是迷上了那管竹箫。

也说不上从哪儿翻出了一本道林纸线装古董，林长平整天抠扯，硬是把一串串的“五六乙上一工尺”翻译成简谱，然后照着谱儿吹个没完没了。

从此，林家岭的傍晚便没断过箫声。

又是一个老云接驾的傍晚，西边天际那血色的云霞缠裹着灰蓝色的晚雾，把那轮残阳早早地掩藏起来，使得天地间混沌一片，让人说不清此时此刻究竟是白天还是夜晚。几个觅巢的雀儿胡乱地飞来飞去，唧唧喳喳的叫声中透出了明显的不安。只有一个声音是沉稳而又平静的，那就是林长平的箫声。

吃过晚饭，林长平就来到屋后，和往日一样，坐在那株丁香树下的石头上，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无限的和谐之中，开始了和那管竹箫的对话。

那箫声如泣如诉，丝丝缕缕，缠缠绵绵，分明是在向人

们诉说着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长平——”屋子的后窗蓦地被推开，屋子里传出一声召唤。

箫声依旧。

“长平！”召唤显然提高了一个八度。

林长平这才似乎从另一个缥缈的世界醒转过来，冲着窗口愣了愣神，随口问了一句：“爸爸，你叫我？”

“是我叫你，长平。”爸爸说着，从窗口探出身子，向长平做了个快些过来的手势。

林长平两手抚摸着箫管，站在窗前，静候吩咐。

“家里要来人吃饭，你帮我准备准备。”爸爸搓着两只手，一眼就看得出，做饭炒菜，他显然是个外行，可长平妈妈患心脏病去逝一年多了，烧火做饭这等差事好歹只落在爸爸和长平两人身上。比长平小六岁的妹妹长辉什么都不会做，只有等着吃的份儿，偶尔帮着爸爸哥哥烧烧火，不是烧糊了，就是没开锅便住了火，有了那么几次，爸爸和哥哥再忙也不用她了。

从爸爸的神情看得出，客人好象很重要，长平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一句：“是什么人这么晚来？”

“噢，等一会儿就知道了。”爸爸顿了一下，“长平，我记得咱家还有点大米，你放哪儿了？”

“大米？”长平打了个眼儿，大米还有点，不过，顶多也只有四五斤，前几天妹妹那么嚷着要吃，也没舍得做，今几个？……

“长平，我问你呢？”爸爸眉头皱了一下，看得出他在

长平缄默的一瞬间，似乎想了些什么，可最终还是追问了一句。

“爸爸，你先点火吧，大米我去拿。”长平见爸爸要接待的客人不可怠慢，赶紧转到屋前，把簾斜立在窗框上，帮爸爸做饭。

“是这么回事，你有个表姑，对了，就是前院丁春义的姐姐家，从城里下放到咱林家岭来落户，我打算把咱东院那两间房卖给她家，要不闲着也是闲着。这话我和丁春义说了，丁春义替她们家做了主。说好了，今天晚上到，刚才我还去问丁春义一趟，丁春义刚从县里回来，说马上就到。我寻思，一是咱为了卖房子，二是今后还要轧邻居，预备顿饭浑和浑和，虽说没啥好吃的，这是咱们的一点心思，饭好饭孬，我想人家也不会在乎。”爸爸一边淘米，一边头也不抬地说着。

爸爸做事一向稳妥，这在林家岭是出了名的。在林长平看来，爸爸处事除了稳妥之外，还有一个很少表现出来的地方，那就是特别的精明，甚至有些狡黠。换句话说，在他的记忆里，爸爸从未办过吃亏的事。

“那位姑姑家几口人？”

“五口。两个大人三个孩子。对了，你姑姑家的大女儿叫小宁，前些年来过，不是还和你在一块玩过呢吗？”

“小宁？”长平似乎想起来了，是有过一个梳两个小髻，大眼睛的小姑娘到林家岭来过，爸爸曾经把她带到家里。那小宁洋里洋气的，不过，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坏的。

锅开了，米汤溢了出来，长平急忙错开锅盖。

门外，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二

江玉生一家到林家岭来落户的事是头半个月定下来的。

半月前，江玉生妻子丁兰洁回来过一趟，在她弟弟丁春义家预备了一桌酒菜，把林家岭头头脑脑都请了去，绕了不少弯，费了不少唇舌，说来说去，大伙终于听明白了：江玉生得了肺结核，不能坚持正常上班，城里花销太大，五口人生活无法维持，没办法，求老少爷们儿开开恩，收留他们这户，好歹还有三个孩子，拚死拚活，也不会给生产队增加更大的负担。

酒喝了，饭吃了，谁能说个“不”字呢！

不过，没过几天，还是有好事的传出话来，说江玉生回林家岭纯粹是来避风，只怕早年间他在伪警察署干那几天的事被折腾出来，抗不起城里红卫兵批斗，这才回林家岭来，要不，放着城里油漆马路不走，到这穷山沟里来趟黄土，除非他江玉生两口子全都得了精神病。

这番话，没人说对，也没人说不对。

不管对不对，他江玉生今个儿携着妻儿老小来了。

林长平听见门外有脚步声，赶紧扯过毛巾抹了把脸，又递给他爸爸林可中：“爸爸，你也擦把脸，他们好象来了。”

林可中擦了两把脸，扔下毛巾，推开房门，果然，准备接待的客人全部到齐，自然也包括了春义。

趁江玉生一家人进入内室并与爸爸寒暄客套的一瞬间，林长平对他们每个人都打量了一眼：不用细看，江玉生就是个病篓子，论年纪应该和爸爸相仿佛，可他脸色灰淘淘的，两腿瘦弱得塌陷下去，由于背部稍驼，头向前探出，看神情，说句话也要使出全身力气。丁兰洁呢，却恰恰相反，虽然也过了四十岁，却让任何人也难以猜准她的确切年龄，她高高地绾着发髻，衬着白皙细嫩的鸭蛋形脸庞，越发显得年轻潇洒，又自然秀雅，就连那流盼的目光也极得体且又充分地显现出她不俗的气质。当林长平的目光移到江宁身上时，他似乎是下意识地多停顿了一下，原因确实极为简单，那就是在这之前爸爸跟他提起过在他脑海留下很深印象的洋姑娘。然而，林长平眼前的小宁已完全不是那副几年前的形象了。她脸色和她母亲一样白皙，但比她母亲明显多了一层少女所特有的滑润的弹性，眼睛黑黑的，大大的，配上那薄薄的眼皮，宛如两泓深潭中盛满了澄澈的碧水，波光一闪，便会溢出一汪深情来。她见林长平神情专注地看着她，礼节性地报以腼腆的一笑。这一笑，更增添了她几分媚气。林长平顿时心慌意乱起来，急忙收回目光，粗略地打量了一眼跟在江宁身后她的一弟一妹。

饭很快就吃完了，江玉生和丁兰洁盘腿坐在炕上，和林可中谈论着过去的遭遇和未来的打算，丁春义没念过几天书，也装模作样地耷拉腿坐在炕沿边，偶尔半截腰插杠子。来上一句半句。

江宁帮着林长平收拾完桌子，见屋里没有她的位置，独自一人来到屋外。

林长平收拾完了，见无事可做，又不便参与大人们谈话，从窗台上拿过竹箫，准备到屋后去，正好遇上江宁疑问的目光：“妈妈和我说过了，叫我称呼你长平哥，你没想到吧？”

“唔……”林长平真没想到，他那位表姑确实与众不同，事先竟然想得这么周到，待江宁和他打招呼，他竟一下子怔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叫江宁，你就叫我小宁吧！”为了解脱林长平的窘态，江宁又自我介绍了一句。

林长平实在很窘。他没料到江宁那样的城里姑娘竟这样随和。他镇定了一下忐忑不安的心绪，十分客气地问了一句：“从城里到这山沟来能过得惯吗？”

江宁微微一笑：“我想差不多的，在城里住着喧喧闹闹的，总有一种不安宁的感觉，常常恨不得一时到乡下来。”江宁说得很兴奋，两颊渐渐染上了淡淡的红晕，不等林长平插话，又补上了一句，“再说，乡下人比城里人好，实在。”

林长平轻轻地摇了摇头，心里想：好一个理想主义者，过上一年半载，尝尝这山沟里的滋味就什么都明白了。林长平想是这么想，可对心地里纯净得没有一丝纤尘的姑娘能照直说吗？也许她会慢慢地适应这里的生活，真正地爱上这一道道山梁，一片片黄土，可无论让谁说，这样一个文文静静的姑娘，由衷地喜欢这连土生土长的人都嫌弃的山沟沟，能吗？

实际上，江宁也不是十分情愿到林家岭来的。大概每个

人都一样，在哪儿住得久了，就觉得哪儿好，尽管别人谁也不愿意呆的地方，也有叫人留恋之处，何况，江宁原本就生在那座城市，她熟悉那里的街道、公园，熟悉那里的高楼大厦，更有一茬茬让她牵肠挂肚的伙伴。临行前，她们三两人约在一起来看她，每次，她都几乎是含着泪水把她们送出门外。尽管她有一千种理由，能左右得了恨不得一步跨出城的爸爸和向来刚愎自用的妈妈吗？为了不致使自己感情的负荷过重，她总是把林家岭想得美一些，想那些她记忆中的十里稻花，一溪碧水，和那些永远也忘不了故事……

所以说，她和林长平说的也是真心话。不过林长平还是从她那细微变化的表情中看出了她心中的无奈。

他能说什么呢？他有必要说什么吗？

“长平哥，你喜欢音乐？”江宁瞥见那管竹箫，复又打量了林长平一眼，语气中显然带有些微惊讶。

“嗯。这山沟里孤寂得很，除了生产队门前那只大喇叭每天哇啦哇啦响那么一阵子外，就再也没什么热闹了。茶余饭后琢磨点什么，就算是解解闷吧！”林长平说着，轻轻地摇了摇头，长长地吁了口气。

“这笛子……”江宁伸手拿过那管竹箫，从上到下看了一遍，“这笛子怎么这么长？”

林长平差点笑出声来，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转念一想，也难怪江宁把箫叫做笛子，城里人吹小号、单簧管，有几个人吹箫呢？要不是祖宗上传下来这么根竹子玩艺儿，他也叫不上名来哩！

“小宁，”为了不使江宁尴尬，林长平特意这样称呼面

前这位还不熟悉的远房表妹，“你说错了，可又说对了。”

“我也看出了它象笛子，但不是笛子，反正，我叫不出名字来。”江宁脸上一红，有点儿不好意思。

“它现在的名字叫箫，也叫洞箫。可它最早——大约在汉魏六朝称为笛，是从我国西北羌族地区传到中原地区，最初只有四个孔，是由西汉叫京房的人和晋代乐工列和各加了一个孔，才成了现在的模样。”林长平笑了笑，顿了一下，“我没说错吧，错的是你，对的也是你啊！”

好渊博的知识！真看不出，在这么个偏僻的穷山沟里，还有能说出这么多道理的人。难怪在火车上妈妈还对她说，不知长平那孩子长多高了，准错不了。

妈妈说得不错，她面前这位表哥确实不象普普通通的山里孩子，同样读过初中高中的山里孩子，照旧难免脱去山里人那股子实劲儿，憨劲儿。表哥却不是，他那一言一笑都有种令人感到亲切而得体的潇洒，尤其他那双眼睛，似乎有股能穿透人肺腑的力量，在他面前，一向连走路都目不斜视，总是带着几分少女所有的自尊和矜持的江宁不知为什么，自觉自渐形秽。论读书，她也只比他少了一年，那么，为什么只短短地谈了这么几句话，就有这么个感觉呢？

江宁说不清楚。

屋里人陆续走了出来。林长平迎上去，礼貌地叫着“姑父，姑姑”……

丁兰洁扳过林长平的肩膀，在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仔细地巡视一番，然后拍打了几下，嘴里不住重复着：“这孩子长大了，这孩子长大了！”

林长平感觉到，姑姑的神情除了真诚和亲切之外，或多或少夹杂着一丝做作。

爸爸带着江玉生和丁兰洁去看房子，江宁也自然去认识认识未来的家的模样。她转过身，冲着林长平用宛如老熟人一样的口气，扔下了一句勿须回答可否的话：“长平哥，别忘了，等我们家安排好了，就来听你吹箫！”

三

林可中这两天特别忙，照理说，房子卖给了人家，完全可以不管了，再说，又不是什么直系亲属。可他不，除了帮江家安排家具、搬箱倒柜外，连自己家的坛坛罐罐也搬去不少，忙得他脚打后脑勺子，还支使长平跑了两次腿。江家好歹安排妥当了，林可中这才回到家里，倚在炕稍那口刺楸柜上，稳稳当当地喘口气。

“收拾完了？”林长平瞅了一眼满脸灰尘的爸爸，递过一块湿毛巾。

“嗯。”林可中接过毛巾，擦了擦脸，似在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搬次家可真不易，也真难为你姑姑她们了！”

“难为？”林长平不解地盯着爸爸那张说不清是什么表情的脸庞，更揣摸不透爸爸那句话倒底是什么意思。

林可中再也没说什么，叫女儿长辉递给他一只枕头，连鞋也没脱，头朝里躺在炕上。

林长平在屋地中间转了个磨磨，拎着那管箫，走了出

来。

又是黄昏时候。

夕阳仿佛不忍心一下子把光明全部带走，当它缓缓地沉进蜿蜒起伏的苍山背后，依旧留下半天桔红色的霞彩。那霞彩终于禁不住夜色的吞噬，渐渐地暗淡下去，整个世界又蒙上了一层蝉翼般的薄纱。于是，一些小小的精灵儿开始了高一声低一声的鸣叫，似乎是在向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们宣告它们的存在，而且占有着这山村的夏夜。

林长平依旧坐在丁香树下那块石头上，品起箫来。

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他宛如离开了这个喧闹的世界，那儿没有狂热后的呼号，没有为了显示自己的真诚而赤裸裸的表白，更没有为了解脱自己而对同类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反复高声的咒骂。那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去处。在那暖融融的残雪中。横亘着一树树虬劲的枝丫，那枝丫经历了料峭的寒风的洗礼，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在冰光雪影的映照下，竟然有无数红色的花萼在摇曳的枝头绽放。那么温馨，那么宁静，那么使人留恋忘返！

他沉浸在忘我的意境中，一曲吹罢，他眼前依然是隐隐红萼，姍姍绿影，点点春意，瓣瓣心香……

“长平哥，你的箫吹得太好了！”声音轻轻的，缓缓的，夹带着微微的颤抖。

“嗯？”林长平如梦初醒，他使劲地眨了眨眼睛，这才发现江宁站在他的身旁。

“长平哥，你不见怪吧！我怕破坏你的情绪，没和你打招呼，不过，不过，这也是前天约下的。”江宁转到林长平

面前，又问了一句：“你说是吗，长平哥？”

“是，是。可我吹得不好，让你见笑了。”林长平真的不好意思了，他急忙站起身来，冲着那石头轻轻地伸了伸手，“看来你来了有一会儿了，我真没发觉，你坐一会儿吧！”

江宁一屁股坐在石头上，默默地看着林长平足有半分钟，才不紧不慢地说：“刚才你坐着我站着，现在是我坐着，长平哥，那你呢？”

“……”林长平一时语塞，手足无措地杵在那儿，闹不清这么文静的洋姑娘竟冒出了这么句话。

“我坐着，就该你站着，真有意思，这么大块石头，松松宽宽的也能坐三四个人，为什么不能两个人都坐下？就因为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在学校里，林长平前后曾和好几个女同学坐一个书桌，那是老师安排的，况且，所有同学都一样，所以他从未感到有什么别扭之处，可这会儿不一样，独自在这样的夜里和一个姑娘坐在一起，他怎么也感到不自在。

他还是默默地站在那儿，嘴角翕动了一下，想说句什么，却没有说出声来。

“长平哥，妈妈一再叮嘱我，要我对待你象对待亲哥哥一样，难道——”江宁说到这儿，斜睨了林长平一眼，“难道你就不能——”

不用说，林长平猜得出下话准是“难道你就不能象对待亲妹妹一样对待我？”

话是这么说，但毕竟不是亲兄妹。林长平透过迷蒙的夜

色，看见江宁那双澄澈的目光中充满着无瑕的纯真和坦诚，他顿时感到有一丝渺小和愧疚同时袭上心头。还能说什么呢？他笑了笑，尽量掩饰着心中的慌乱，说：“真有意思，小宁，看你说些什么啊！我在这儿坐多久了，大概你也清楚，也该起来活动活动了，好好，既然你说了，我再坐下就是了。”

林长平虽说坐下了，而且尽着最大努力镇定自己的情绪，可心里总还是不十分安宁。

“长平哥，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的箫吹得这么好。”听得出，江宁的话是由衷的。

“书念不成了，除了到生产队混工分领口粮外，没事干，只好借这玩艺儿解解闷，哪儿说得上好不好的？”

“长平哥，刚才你吹的曲子好象是支古曲，不知叫什么名字？”

“噢，那曲子叫《梅花三弄》，也叫《梅花引》、《玉妃引》，确实是一支古曲，是我从一本古琴谱上翻译过来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反正是吹着玩，我也没太叫真儿。”

“《梅花三弄》？这名子好雅致哟！”

“是的。这是一支琴曲，分三个段落，称为三弄，一弄是寒山绿萼，二弄是姗姗绿影，三弄有三叠梅花，另外还有段尾声叫春光好。”

“你不说是琴曲吗，怎么用箫吹起来也那么好听？”

“据说这支曲子是晋朝桓伊作的，原本是支笛子曲，被后来人改编成琴曲的，所以，用箫吹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别扭的地方。”

“长平哥，你累了吗？”

“小宁，我不累。”

“那我求求你，再吹一遍我听听。”

箫声起了。

从那根竹管里流出了一幅幅无比动人的图画：呢喃的紫燕，狂舞的蛱蝶，吐蕊的红梅，满园的春色……

啊，多么美妙的夏夜！

四

江玉生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

刚来林家岭头几天，他如释重负般感到异常轻松，不必再为过去历史上那点解释不明白的事儿担心了。说实在的，那些日子他几乎没睡过一夜安稳觉，单位里的有的同事为了不起眼的一点事，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吓得他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还是丁兰洁拿了个主意：回乡下。虽说乡下苦些累些，乡里乡亲的，不看僧面看佛面，无论怎么说，也不能瞅着他们一家五口扎着脖子吊在树丫巴上，再说一个结核妻子能抗得起折腾，别管城里乡下，世道一时一个变，此一时彼一时，能保住命多活上几年，然后再说。江玉生见丁兰洁说的是个理，而且为了他甘愿到乡下受苦遭罪，当时，真有点感激涕零的味道呢！可自打大前天，生产队长丁九德傍晚时来到江家，一屁股拍在炕沿上，拿出个近支亲戚的架子，拉长了语调，说：“我说他姑父，不是我这个当大哥的攀你，不看不背地也得下地跟着大帮干点，要不我咋向大队和